



重刻宗聖譜序



往余在燥髮時雅聞嶧山鄒君之駿譽已  
 從諸生中獲接風旨則爽朗超逸有叟叟  
 勁松之度嘗自以為士得時則駕夔龍姬  
 召當旦暮遇之不得時當以古人為鵠少  
 有論著亦足見志不者示人遼東豕耳迺  
 竟浮湛博士籍者四十餘年日暮途遠而

壯志益遠於書無所不窺以評駁千古爲  
上務所著孔孟毛詩等說學者爭師之嗣  
成經世格要一書則部使者已採而貢之  
充秘儲矣後復有尚論編最後成此編謂  
吾儒宗法孔子其道懔天載地而司馬氏  
列爲世家私竊恨之編自孔子而下無論  
理學諸儒支分派辨若臚列而至文章家

逮從橫雜家亦以其源同而流異一髮而  
千里不可不悉也摛埴倫次總名之曰宗  
聖嗟嗟人有言不班白語道失信然矣昔  
王文克以偏陂之說作論衡中郎猶秘之以  
資舌鋒矧是編足稱羽翼吾道之籓籬稍  
知慕道者能無侯芭之嗜乎余內兄徐光  
祿見東留意不朽業校而刻之以成嶧山

之志方欲衣被晚學而原板火於書肆見  
東懼其湮沒失傳也仍加校正復付剞劂  
氏藉余一言識之余即有言亦贅龐矣聊  
以寄余雅慕之悵云

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諸壽賢撰

刺嶧山鄒先生宗聖譜序

余為諸生時則已與嶧山鄒君為文字  
交云迨余叨第八史館以來君負才名  
連應舉偃蹇不偶然經明行脩士咸重  
其人邇歲結廬澗谷間潛心古人之學  
多所著述誦習者幾遍海內先是余嘗  
偕鄉大夫上其學行于有司其後聲聞

於督學使者既檄縣大夫榜其顏曰賢  
良文學而章服之而經世格要一書則  
宋使君已采之貢充 秘儲矣始君之  
為經世書也破萬卷而談皇王經濟之  
畧時<sup>上</sup>過余相與揚扞今古質正非凡  
余所裁定君輒然可而君徃徃出精識  
約言余竟不能易也屬膏將就余

既許序其首會應

天子召北上不及為而君書遽為好事者  
梓行矣然君常以不得余言為恨也茲  
余承乏南雍君走价授余近刻尚論編  
併以宗聖譜膏屬余為之序曰此以蘄  
畢前諾也余脉<sup>上</sup>有感為展讀其編矍  
然歎曰君志尚友千古而上下議論其間

又其書博而精苦心可知也比闕譜膏則  
六條歸紀叙詠洽簡潔卓然成一家言  
而大義所繫要於宗至聖之道其用  
意又非溷小矣夫自唐貞觀獨尊孔子  
至宋元諸儒繼起其所采輯而講明聖  
道者稱燦然矣然未有譏謫馬鄭之失  
次別為一書以表章之使天下後世知一

切理學經史文苑諸儒淵源所自一稟  
於孔子者皆其子孫苗裔也乃君創為  
是譜其有意於斯乎用賢為紀其略曰  
孔子刪述六經為萬世師子長世家之  
後先田陳貴爵而不賚道佐孔聖譜孔  
門高弟曰曾曰顏翺翔兩驂心源是傳  
思也提綱益則承統作四配譜開元爵

九咸淳進師彼其九者四科爛焉而師  
六豈鄙家作十哲譜受業身通士多異  
能或遺言臨或存年名史則籍之而或  
仍之六或削之作羣賢譜微言大義殘  
析鑿蠹真儒嗣起宗之脉之衛而羽翼  
派而支裔作理學譜祖龍燔籍漢儒始  
說經義輒相傳祖而考證會通宋儒顛

焉謂窮經經絕者非薦論也作經儒譜  
春秋垂空文以寓王法遷固遞作其後  
操觚秉筆者各徵文比事闡心剔幽或  
傳紀或編年或雜史爲體不同而一代  
之典章文物斯備作史氏譜前代崇文  
總目濶畧子集晁陳二氏始聚家藏訂  
而評之爲倣其意於諸家之著述以至

論議諷詠各有取焉佐子集譜五經垂  
析儒學浸衰道法名墨縱橫雜標戶別  
軌各自名家而咸不繫於孔子道苟漫  
不軒輒猶然乖劉之見也姑譜而附之  
不使雜正學焉由斯以言君之譜子集  
而上宗聖也附譜道法而下宗聖也  
摯自古學道脩文之士而大書之特書

之使其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而悉源  
本於孔氏是豈獨子長輩之忠臣斯文  
支出之脉一旦絲組而貫之卽謂之羽  
翼聖道可也君譜膏就而所善徐兗祿  
命其子錄而校之以付剗氏夫自士  
薰蒸習染於科舉之業而多以藻績滅  
質古人之學無繇整頓自士務為頰拾



印取以錮殖其家而仁義附焉者寥寥  
未易屈指茲嶧山君諸所論著所銓品  
洋々纒々為今代之完書足以利益後  
學而允祿君以詩書禮義訓其子又孳  
孳好行德至慷慨梓君書相與圖不朽  
之盛事斯可謂兩難矣籍令

朝逢法有如鄉大夫舉賢御史署行義連  
率采名則鄒君之撰修允祿君之德施  
烺上象表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故樂  
為之颺言云

萬曆戊子孟夏丁巳南京國子監祭酒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司經局洗馬  
經筵講官定宇趙用賢撰

宗聖譜目錄

宗聖譜第一

宗聖譜第二

宗聖譜第三

宗聖譜第四

宗聖譜第五

宗聖譜目錄

孔聖譜第一

孔子

右卷一

四配譜第二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右卷二

十哲譜第三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子貢

子游

宰我

冉有

子路

子夏

子張

群賢譜第四

澹臺滅明

有若

宓不齊

南宮适

原憲

高柴

巫馬施

樊須

司馬耕

琴牢

漆雕開

公西華

公治長 申棖 顏無繇 魯黜 公督哀 商瞿

左丘明 牧皮 陳亢 叔仲會 顏高 公良孺

孔忠 梁鱣 顏辛 冉孺 曹卬 伯虔

公孫龍 冉季 公孫旬 秦祖 漆雕哆 壤駟

商澤 石作蜀 任不齊 后處 秦冉 公夏首

奚容箴 公堅定 顏祖 鄒單 句井疆 罕父墨

秦商 顏之僕 榮旂 縣成 左人郢 燕伋

鄭國 秦非 施之常 顏噲 步叔乘 原亢

樂歆 庶潔 顏何 狄黑 邾戾 公西輿如

公西箴 右卷三

理學譜第五

理學一 係理學大宗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附門人 呂大臨 楊時 謝良

呂希哲 馬伸 張載 朱熹 附門人 黃榦 定陳

理學二 係理學正脉

胡瑗 邵雍 胡安國 附子 寅宏 張栻 真德

魏華父 黃澤 右卷五

理學三 葉適以上係理學羽翼 吳澄以上係理學支裔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葉適 呂祖謙 附祖儉

陸九淵 附九齡 楊簡 陳亮 陳傅良 許衡 吳澄

經儒譜 右卷六

易傳

商瞿 田何 丁寬 田王孫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高相 費直 附周易始末  
書傳

伏生 歐陽生 夏侯勝 夏侯建 附尚書始末  
詩傳

申公 常賢 王式 右魯詩

轅固 后蒼 翼奉 匡衡 右齊詩

韓嬰 薛漢 杜撫 右韓詩

毛亨 養 徐敖 謝曼卿 衛宏 右毛詩

附毛詩始末

春秋傳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何休 王接 右公羊

瑕丘江公 榮廣 尹更始 范甯 右穀梁

虞卿 賈獲 刘歆 賈逵 鄭眾 杜預

左氏春秋始末 附

禮傳

刘歆 杜子春 鄭興 鄭眾 賈逵 右周禮

黃慶 李孟愬 賈公彥 戴德 戴聖 右儀禮

高堂生 徐生 后蒼 戴德 曹褒

右禮記附三禮始末

五經諸儒

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儒拾遺

橋疵

野臂

周醜

孫虞

張山拊

周堪

孔安国

刘昆

楊政

戴憑

孔僖

伏恭

張玄

李育

服虔

徐邈

范宣

盖文達

蕭德言

王元感

馬懷素

孔若思

元澹

啖助

孫復

石介

趙汭

右卷七

史氏譜

司馬遷史記

班固西漢書

范曄東漢書

陳壽三國志

顏師右敬播晉書

習鑿齒漢晉春秋

裴子野宋書

蕭子頤南齊書

姚思廉梁陳書

魏澹後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

令狐德棻後周書

于志寧等隋書

李延壽南北史

劉昫舊唐書

宋初等新唐書

劉知幾史通

吳兢武后實錄

歐陽脩五代史

洪邁九朝國史

李燾續通鑑長編

鄭樵通志

歐陽玄宋遼金三史元四朝實錄

史拾遺

荀悅漢紀

司馬光稽古錄資治通鑑

劉恕通鑑外紀

胡宏皇王大紀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朱子通鑑綱目

呂祖謙大事紀

朱黼紀年備遺編

汲冢周書

越絕書

趙曄吳越春秋

蘇轍古史

右雜

劉瓌史通析微

胡寅讀史管見

曾三英南北等邊

司馬貞史記索隱

范祖禹唐鑑右史抄 王皞唐餘錄 陳瓘尊堯集

劉向古列女傳 皇父謚高士傳

孔傳孔子編年右史抄 杜祐通典 羅從彥尊堯錄右史故事

禹益山海經 桑欽水經 梁載十道圖右史地里

戴德夏小正傳 賈昌朝宋朝時令右史時令

司馬光百官公卿表 李燾宰相年表右史職官 右卷八

著作譜 宋儒理學諸書已各具本傳不在此列

荀子 孔叢子 賈誼新書 劉向新序說苑

楊雄太玄法言 桓寬鹽鐵論 王符潜夫論

仲長統昌言 荀悅申鑒 徐幹中論

王通中說 劉鷄法語 黃晞歎歎瑣微論

司馬光潜虛 家範 文軫信書 劉元城語錄

郭雍九州春秋說性說 右卷九係

屈原離騷楚詞 宋玉詞賦 司馬相如詞賦

枚乘詞賦 東方朔論難 王褒詩頌

傅毅頌賦 黃香牋奏等篇 邊韶碑記銘等篇

張衡應問七辨等篇 蔡邕連珠等篇 陳思王集

陳孔璋集 王粲集 阮嗣宗集 稽康集

張司空集 陸機集 陸雲集 左思三都賦

袁宏東征北征賦 陶靖節集 鮑照詩 三謝詩

孔稚珪集 劉孝標類苑 沈約集 吳均集

江淹集 庾開府集 陰鏗集 王績集右卷

柳河東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楊盈川集

王勃集

蘇許公集

張燕公集

陳拾遺詩

宋之問詩律

李嶠詩文

張曲江集

李北海碑頌

王摩詰集

常建集

蕭穎士集

孟浩然詩

岑參集

高適集

賈至集

元結元子琦玕子等書

吳宗元集

權丞相集

劉賓客文集

孟郊詩集

常處原文集

張籍樂府

皇甫湜碑序

盧仝詩歌

賈島詩

李觀文編外集

歐陽詹詩集

李翱雜文

李賀樂府

白居易長慶集

元稹長慶集

牧樊川集

李商隱甲乙集

李德裕備全集一品集姑臧集

孫樵經緯集

皮日休文藪

陸龜蒙叢書

司空圖集

羅隱甲乙集後集

徐常侍集

右卷十一

六一居士集

曾南豐元豐類膏等集

蘇老 嘉祐集

東坡前後等集

穎濱樂城等集

黃山谷詩文

范魯公集

柳開古文

穆參軍集

王禹偁小畜集

宋文安集

田錫咸平集

趙文元公道院等集

楊億武夷等集

明逸集

張肅觸鱗集

張詠垂崖集

劉筠榮遇等集

曾致堯仙鳧羽翼等書

烏繹先生集

鮮于懷樞愁詩

姚鉉賞花釣漁詩

宋景文集

龐相國清風集 何知廬江集 楊樂道集

蘇舜欽滄浪集 梅聖俞宛陵集 尹洙古文

仲樸翁文集 江隣幾文集 陸子履寓山集

二劉公是公非集 李泰伯退居類膏等書 蔡君謨集

鄭獬詩賦 王臨川集 王令騷文 王深甫集

張愈白雲集 石室先生丹洲集 鮮于諫議集

陳襄古靈集 陳都官集 清江三孔集

沈括長興集 張舜民畫墁集 趙無咎鷄肋編

張文潛詩文 秦淮海集 陳后山集 廖正一竹林集

強祠部集 唐子西諸論 馬存文論 米芾集

李昭玘樂靜堂集 趙以道景迂集 李朴章貢集

汪藻浮溪集 葉夢得石林總集 孫覲鴻慶集

沈與求論奏 陳與義詩 俞汝礪捫膝集

昭德晁公文集 宇文肅愨公集 杜起莘文集

吳直孺西山老集 曾紆空青山又 程伯北山小集

潘良貴默成居士集 胡澹庵集 李文簡公集

朱芾齋小集 高彥先東溪集 王之望漢濱集

范成大石湖集 周益公集 陸務觀渭南等集

楊萬里南海等集 林艾軒集 葉水心集

樓煥攻愧集 周氏山房集 項平庵悔藁

蔡幼學內外制集 陳樂軒集 真德秀西山集

姚燧國統離合表 虞集典冊 右卷十二



詩拾遺

劉孝綽詩

薛道衡詩

杜審言詩

喬知之詩

崔顥詩

儲光羲詩

王昌齡詩

秦隱君集

郎士元集

丹陽集

錢考功集

韓翃集

常蘇州集

李端集

盧綸集

李益集

王建宮詞

楊巨源詩

武元衡詩

鮑溶詩集

李紳追昔游集

李商隱集

溫庭筠集

李群玉詩集

周朴詩

杜荀鶴宮詞

鹿門先生集

劉商胡笳拍

魏野東觀集

石曼卿集

總集

劉勰文心雕龍

蕭統漢文選

徐陵玉臺新詠

洪芻楚漢逸書

韓無咎古文苑

西漢文類

東漢文類

晉代名臣文集

姚鉉唐文粹

李昉等文苑英華

六平廣記

崔遵度群書麗藻

宋敏求唐百家詩選

江銅宋文海

曾慥宋詩選

呂祖謙宋文鑑

歷代名賢確論

呂居仁江西詩派

洪範唐人絕句

陸時雍宏詞總集

趙汝愚名臣總議

擢犀策擢象策

具西山文章正宗

類書

祖廷等修文殿御覽

虞世南北堂書抄

兔園策

歐陽詢藝文類聚

徐陞初學記

劉綺莊集類

白居易六帖

孔傳後六帖附

李途記室新書

陸宣公倫舉文言 李昉等太平御覽 楊億等冊府元龜

皮文燦鹿門家抄 晏殊類要 王俶事類賦

袁穀韻類題選 馬永易異號錄 楊侃兩漢博聞

林越漢雋 王若選腴 呂祖謙觀史類編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洪範法語精語 錦繡萬花谷

祝穆事文類聚齎後 富大用類聚 新外

謝維新合璧事類 玉海 劉應季翰墨全書 右卷十三

書拾遺 目錄附此書系九卷 孔子家語 孝經 國語 戰國策 九州春秋

爾雅 小爾雅 廣雅 埤雅 晏子春秋

魯仲連子書 白虎通德論 獨斷 五經鉤沉

匡繆正俗 經典釋文 五經文字 演聖通論

七經小傳 五經義辯 辯學 西山讀書記 大學衍義

考信錄 伊洛禮書補亡 文公家禮 十書類編

考古圖 博古圖說 宣和博古圖 樂書

律呂新書 六家謚法

道家附以下六家

鬻子 老子 河上公注老子 文子 列子

莊子 鶡冠子 亢倉子 閔尹子 李筌註陰符經

無能子 玄真子

法家

管子 商子 慎子 韓子 申子 李悝

晁錯

律寔

劉廙

豆範

劉邵

名家

尹文子

鄧析子

公孫龍子

劉邵人物志

墨家

墨子

縱橫家

鬼谷子

蘇子

張子

雜家

范子

計然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子華子

應劭風俗通義

王充論衡

張華博物志

抱朴子

崔豹古今注

庾仲容子抄

羅隱兩同書

宋齊丘化書

韓熙載格言

嚴有翼藝苑雌黃

程大昌演繁露考古編

葉正則習學記言

宗聖譜目錄畢

宗聖譜卷之一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孔聖譜

昔太史公嘗言之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其自叙作孔子世家。則又言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之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經之統紀於後世。所以推尊孔子者至矣。然以溷廁于世家。使與吳楚越等埒。而鄭夾漈氏更編入列傳。咸失其

崇道之意。且自孔子歿至太史公時二百八十餘年。帝王  
追崇之典。自太牢一祀之外。無聞焉。而太史公所紀。亦當  
其世止耳。其奉孔子後。如褒成君而下。崇孔子祀如闕里  
而下。以迄于

皇朝釐正大典。蓋至於千三百餘年。闕然不錄矣。泉因掇拾。懃  
聞而增叙。其所未備。創立是譜。以見孔子為萬世斯文之  
主。而凡及門弟子而後。皆其脈絡苗裔也。次孔聖譜第一。

孔子。

孔子名丘。生而首上。好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孔  
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鄒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

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  
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  
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歲娶宋開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為  
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  
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  
皆以為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鄒曼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二十七歲。邾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邾子而享禮。  
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  
適晉學之。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  
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  
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四

歲訪樂於萇。弘謂劉文公曰：其聖人之興者乎？夫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无多言，多言多敗；无多事，多事多患。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頽謂弟子曰：小子識之。三十五歲，自衛反魯，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

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孝，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三十九歲，在魯。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水石之怪，罔兩水之怪，在罔象土之怪，犢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來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陽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宗室記 卷一  
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弥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罍。顏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无拾遺。罍不雕偽。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无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公告魯為好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強。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旄羽。袞。矛。戟。劔。撻。鼓。譟。而至。夫子趨而進曰。吾而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曰。匹夫而萌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无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无郤。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

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  
踰法粥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  
甫衮衣惠我无私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  
无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三家  
邑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  
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郕公歛處父謂孟孫曰无郕是死孟氏  
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  
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  
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皆衣文衣而舜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乃作猗蘭  
之操遂行宿於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以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  
以群婢故也遂適衛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  
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



為陽虎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用。夫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夫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

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

聖言 卷一  
鄒鄉作鄒操以哀之。有傷予道窮哀彼無辜之語。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夫子自陳。遷於蔡。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无以此為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无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

鼓舞今

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玉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素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後園。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子西曰。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夫子弟子多在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為政。六十六歲。夫人开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會季康子。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常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眾。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七十二歲。在魯。七十

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殷人禘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憝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芘芘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按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于宋。至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房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屯于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

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孔子年十九。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史遷以為中庸子思。宋在時所作也。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嘗為魏相。子慎生鮒。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嘗為漢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卬。卬生驩。據遷史所紀止此。其崇奉褒封之典。則自漢迄于

皇朝錄其畧如左云。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明帝永平中祀孔子與周公並牲以犬。安帝時祀孔子于闕里。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躡此皆祀孔子于闕里晉武帝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其後太子講經行釋奠禮。南宋元嘉中裴松之議應舞八佾設軒縣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前此釋奠尼廟有北齊每歲春秋二仲行釋奠禮每月朔制祭酒以至諸生階下拜禮聖郡學亦行之。此後世國學春秋二仲釋奠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此後世即縣春秋二仲釋奠之始

唐貞觀初房玄齡等議武德中釋奠太學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至魏始定以孔乾封總章間追贈孔子為太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開元間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宋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真宗咸平中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仁宗嘉祐初詔釋奠用登歌。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先聖。軾軾好配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詔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此孔子用冕大觀間詔子思從祀。軾軾好配四年詔加廟門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文宗至順初加孔子父母封爵。

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展祭於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遣國子祭酒主祭。有御製祭酒誥。成化中國子祭酒周弘謨乞勅廷臣計議增邊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具聖明尊崇之制。上從之。嘉靖九年。

肅皇帝從輔臣張璠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

皇帝皮弁服。啗拜禮。樂三奏。舞六佾。而盡去勝國旧樂。此已出於作述典禮之外。至

莊皇帝從禮臣請行幸奉之典。其奉畫宸諭。鴻儀大資。載在臨雍錄者。可觀。

今上御寓。駕幸太學。釋奠孔子。張幄橫經。儒臣進講。召三氏於闕里。賜師生之璽書。一時風起士類。蓋至万里外。靡不借為色澤。猗與盛哉。

宗聖譜卷之二

四配譜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史遷自叙言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

仲尼弟子列傳蓋據孔氏古文弟子籍不敢輕為過實損

真之論以軒輕也此論亦根意然孔子之道以親授言之

則莫如顏子曾子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此論本

考總之得孔子之真傳者也而後世公論既定於是咸淳

有並配之典緯度至順有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稱元順

皇朝亦因而不革蓋孔子集群書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

軻實見而知之。群弟子不得而班也。次四配譜第二。

顏淵。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

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  
顏子以下即心學。凡具四書者俱不載。

曾子。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毋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毋曰。臂何恙乎。毋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替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感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



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委身待暴怒。以陷父  
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聞  
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請因所  
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  
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具載小戴記。曾  
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  
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  
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  
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  
吾親也。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  
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  
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  
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  
子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  
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  
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  
沒。孔子以其能通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  
子二卷。卒于魯。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  
樂朔與之言學焉。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魯人有公儀休者。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  
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  
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穆  
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  
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  
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  
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為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  
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  
曰。然。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為  
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  
以為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

之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  
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子思居于衛。緼袍而無裘。田子方  
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  
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魚。何故不受。子思  
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  
以不敢受也。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  
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  
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  
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  
知政矣。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

命。臣未敢受也。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所作中庸四十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云。或云別有子思子七卷。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毋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衛事。毋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李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毋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李而歸。毋方績。問曰。李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毋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毋曰。子之廢李。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李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无以離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李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札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孟孺子无介而見大人。悅

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邠。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不。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毋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

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毋老。是以憂也。孟毋曰。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澗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若太史公所謂持方柄斡內圓鑿者是已。於是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十哲譜

唐開元間。贈閔損等九人為侯。而宋咸淳中。又沐穎孫師一人。蓋十哲之稱。所從來久遠矣。顧當時弟子中。如澹臺滅明。必不齊。原憲有若。漆雕開。南宮适。數子多為孔子所

稱許。同門所推服。而乃不得進之典。宰予冉求為列。似亦有遺論。豈後世建白者。據魯論四科中十人。遂不暇甄別。而並進之。後又升子張。以具十人之數。而它不更進也。然太史公於孔子弟子多闕疑。蓋其慎也。末季又安敢置喙其間哉。次十哲譜第三。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毋在一子。毋去三子。寒遂止。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葦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唯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贈費公。

冉伯牛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從史文孔子節小物。則以

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贈鄆公。

仲弓。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子貢曰。在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贈薛公。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為說辭。孔子常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

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

魯過矣。不知伐吳。田常曰何也。子貢曰。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說吳王。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晉卒敝吳。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戮。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實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

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贈黎公。

子游

言偃字子游。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子游侍。問禮聞如社。禘嘗饋奠射饗食饗之義。游退而享禮。其它日每侍孔子。輒以禮為問。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犬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

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孝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今吾虞有子游冢云。贈吳公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警之云。贈齊公。

按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

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齊帥師伐魯。及清。求謂季孫曰。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于朝。率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師及齊師。戰于郊。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君子曰。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義也。夫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



公館焉。問儒行。其詳且戴記。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  
縛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子貢曰。  
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子之行也。  
贈徐公。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  
直。初見孔子。冠雄鵠冠。珮蝦蟆褭。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  
劔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  
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  
劔乎。子路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  
而加之以學問。言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  
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鼗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鼗。豈  
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  
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  
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  
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為季氏宰。季

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四

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勦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乎。子路悅。援臑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

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瞶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瞶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瞶乃與孔悝作亂氏所紀悝蓋迫于孔伯嬖及蒯瞶之竊入而逼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嬖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瞶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瞶懼乃下石乞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贈衛公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為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嘗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也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

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間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謂志所至，禮亦至，詩亦至，馬無謂無聲之馬，樂之所至，禮亦至，馬是也。三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有。商問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跂。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子夏在聖門，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贈魏公。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

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為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

非好士也。好天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子張死。曾子有毋之喪。齊衰而往。夾之。或曰齊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與哉。其門人為公弔儀。甚尊其師云。贈陳公。薛應旂氏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往哭之。必有可惜者。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哉。

宗聖譜卷之三

群賢譜。

史述述夫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家語

計五而史記列傳所記七十八人。文公孔廟圖又止七十

二人。所載不無異同。而史記據孔氏古文近是。今顏曾及

閔以下十二人。既列于配哲。存者六十六人。自公良孺而

右。其言跡頗見於書傳。自公孫龍而右。僅存年名。其四十

一人。无年。咸參史記藉之。而益以先朝封爵旧称。乃公伯

寮申黨。則程公嶽有論削之矣。若秦冉顏何。猶仍史記云。

古具常執後李

嶧山鄒 永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次詳賢譜第四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  
邑宰南游至江<sub>吳地</sub>於<sub>其地</sub>南<sub>有</sub>澹臺<sub>也</sub>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  
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忍苟利於民矣庶於行已  
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贈金卿侯

按括地志云子羽嘗齎千金壁渡河陽候波起兩蛟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一死乃投壁  
於河三投而輟躍出乃毀壁而去 家語言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

有若字子有魯人為入疆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問  
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  
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  
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  
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  
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欲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云。贈平陰侯。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

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贈單父侯。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不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却勞。又不能相禮。僖子時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有達者曰。引山。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掠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老子送之以言，聖讞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贈汝陽侯。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生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贈任城侯。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侯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大，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於

子

君

子

不

隊

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  
 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君愀然  
 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公以行之。其弊乎。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  
 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  
 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  
 來乎。贈共城侯。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新於  
 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

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  
 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  
 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邪。使汝  
 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  
 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贈東阿侯。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  
 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  
 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

宗聖

卷三

五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見冉有傳中。贈益都侯。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魍作亂入于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出于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墓諸丘輿。贈睢陽侯。

薛應旂氏曰。向魍作亂。牛嘗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贈陽平侯。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贈平輿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而能爾。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

友處然恩勝禮也。

贈鉅野侯。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贈高密侯。

申根魯人。或人以為剛。子曰。根也。愨焉得剛。

贈文登侯。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闢里而受學。

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

贈曲阜侯。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吊。曾

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曾參傳中。

贈萊蕪侯。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夫子特賞歎之。亦見

游俠傳。贈北海侯。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

傳楚人

馯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傳楚人。周子家豎。傳淳

于人。堂子乘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

傳菑川人。楊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初商瞿長无子。

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无憂。瞿年四十後

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贈潁昌侯。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

弁其例之所重。旧史遺文。畧不盡本。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自

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

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无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贈中都伯

薛應旂氏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常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辛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際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詩詳載氏族終无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覩楚紀何子先巡撫云南

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鱗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為可誣也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泉按左丘明家語史記咸不紀其人獨杜預序左傳以為受經於仲尼而唐貞觀始詔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配食孔子今以列群賢譜

牧皮力牧之後與琴張魯曾為友孔子之所謂狂也家語史記咸不載 贈 侯

陳亢字子禽一字子元陳人伯魚子貢相與問答見論語家語紀其人史記不載 贈南頓侯

叔仲會字子期晉人家語曰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

相比。二儒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贈博侯。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

為御。贈雷澤侯。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贈并

平侯。

孔忠。家語云。忠字子賤。孔子兄之子。贈鄆城侯。

梁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贈千乘侯。

顏辛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贈陽穀侯。

冉孺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贈臨沂侯。

曹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贈上蔡侯。

伯慶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贈沐陽侯。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二歲。楚人。或曰衛人。又曰趙人。

贈枝江侯。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諸城侯。

公孫句茲字子之。贈即墨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郵城侯。

漆雕哆字子斂。秦人。贈濮陽侯。

漆雕徒父字子有。贈高宛侯。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贈上邽侯。

商澤字子季。贈鄒平侯。

石作蜀字子明。贈成紀侯。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贈當陽侯。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二歲。楚人。或曰衛人。又曰趙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 贈膠東侯

卅字開 贈新息侯

公夏首字乘魯人 贈鉅平侯

奚容箴字子皙衛人 贈濟陽侯

公堅定字子中魯人 贈梁父侯

顏祖字襄魯人 贈富陽侯

鄒單字子家 贈聊城侯

句井疆字子孟衛人 贈釜陽侯

罕父墨字子索 贈初鄉侯

奉商字子丕楚人 家語云魯人 贈馮翊侯

顏之僕字叔魯人 贈宛句侯

榮旃字子祺 贈厭次侯

縣成字子祺魯人 贈武城侯

左人郢字行魯人 贈南華侯

燕伋字思 贈沂源侯

鄭國字子徒 贈胸山侯

秦非字子之魯人 贈華亭侯

施之常字子恒 贈臨濮侯

顏噲字子毅魯人 贈濟陰侯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贈博昌侯

原亢字籍 贈樂平侯

樂欬字子毅魯人 贈建城侯

廉潔字庸衛人

贈昨城侯

顏何字冉魯人

贈堂邑侯

狄黑字幹

贈林慮侯

邴單

異家語字子歛

贈高堂侯

公西輿如字子上

贈臨胸侯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贈徐成侯

宗聖譜卷之四

古吳常熟後學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理學譜

昔人有言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  
 張子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可考也斯言余未之能易矣然微言大義  
 易辭難章不有祖述其學推明其奧者出于其間即殘闕離析穿鑿盡蠹  
 壞起而道且晦塞矣故自孔孟以來更千六百餘年其間以名儒稱者于  
 周程諸子生或異世或並世雖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而未克造  
 厥國域然皆純然一出于正足以羽翼斯道而行其傳是不可無特紀以  
 表章之也次理學譜第四

周敦頤程顥程頤程明張載朱熹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用舅氏鄭向薦授分寧縣主簿



縣有疑獄不決。茂叔至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為南安軍司理參軍。茂叔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在南安與轉運使王逵力爭。因不當死者。然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知桂陽南昌。皆有治績。後為呂公著趙抃所知。薦擢授轉運判官。及使嶺表。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謚曰元公。茂叔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茂叔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茂叔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每令二程尋孔顏樂

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於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更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宴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朱子贊茂叔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其先中山人。曾祖而南。祖而南。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踰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有治績。當路者欲薦之。多問

宋史 卷四  
所欲。伯淳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問其所欲。再調上元縣主簿。嘗攝邑事。發民塞决堤。全水運舟卒。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祥符中。嘗捕龍脯之。使人不惑。見人持竿黏飛鳥。折之。教以勿為。不嚴而令行。移晉城令。誘進學者。風靡日盛。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以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推監察御史。秉行。宋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二三見。遂期以大用。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而常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明道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時王安石寢行已。說明道論列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

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十餘事。然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歆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明道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為鎮寧軍節度判官。盡力職事。會曹村决。忽得中流大木橫入口。遂塞决堤。頃求監局。以便親養。後知扶溝縣事。治主愛民。又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明道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及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明道從茂叔問學。益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体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甚。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士大夫從之。

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於是明道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云。

邢恕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明。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朱子贊明道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明道受學於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

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持胡翼之方。主教導。得正叔所試。顏子所好。何學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正叔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嗣位。司馬光等上其行義于朝。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後充崇政殿說書。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惟是輔養君德。差兼判登聞鼓院。論延和講讀垂簾事。正叔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人主。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正叔起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真侍

講也。

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衆。而正叔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无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如二蘇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如呂陶。孔巧為謗詆。大臣亦多不悅。差管西京。國子監。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无何。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以為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正叔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易傳成。而序之。後寢疾。以授尹焞。張繹。崇寧中。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正叔於是遷居龍門之外。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後復宣議郎致仕。初。明道嘗謂正叔曰。異日能使入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然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矣。

胡安國奏狀畧曰。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

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

程子門人。

呂大臨字與叔。孝於正叔。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撥輯三禮。遺文舊制。令可行。其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孝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劾。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大畧言古之大人。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此語真弼謝之。元祐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揚時字中立。潛心經史。熙寧中進士第。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相得其懽。其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見正叔於洛。相與辯論往復。橫渠所著西銘。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不仕者十年。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如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孝之道。皆得其旨趣。時沉浮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學者稱曰龜山先生。或以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

無大建明。未子曰。龜山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然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公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又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謝良佐字顯道。初往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為學。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此便是惻隱之心。與正叔別一年。往見之。正叔曰。做得恁工夫。良佐曰。只是去箇矜字。正叔點頭。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後成進士。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遂稟學焉。平生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少時已為老師宿儒所推。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時明道令扶溝。召定夫來職學事。公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程氏遺書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伊川嘗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如決疑獄。精練。朱子曰。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其造道之深。亦畧可推。

尹焞字彥明。在為洛人。少師事程正叔。常應舉發策。有誅元

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正叔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正叔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正叔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奔蜀。至閬。得正叔全易。讀而玩之。止於涪。正之讀地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以疾辭。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既就道。而陳公輔上疏攻程氏學。焞上疏。臣師頤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時張浚相。上章薦焞拒劉豫之節。豫嘗命偽師趙斌以禮聘焞。且謂其不從。以兵恐之。遂奔于蜀。

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焯非議和。及與檜書。已不樂。後焯素自言有五當去之義。遂聽其告。老轉一官致仕。當是時。程門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正叔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閩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

弟子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論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陳淵。楊時。婿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嘗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



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今明道即經術古文亦難言之矣。士習益偷。可慨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文公謂龜山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

質。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揚時之門。遂以書謁之。其書道之。從彥從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契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人淺深。誘誨之。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後可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其語中庸謂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為一篇要指。必體之於身。實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其於春秋語孟論之。皆極其趣。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故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屬不人心趨利而不知義。而主勢日孤。屬不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後來錄是時建安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遺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熹自從侗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言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後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坐語未終。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崇寧中。范致虛攻程頤邪說。下河南府。及逐李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李。因張繹求見。十友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賊臣多從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康王。同院无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未言伸必不能輔相。

公為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迎康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還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請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旬日詔仲言事不实。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言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仲。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仲天資純確。李問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蘊深厚。恥以自名。居官。晨與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蒞事。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致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嘗誦孔子贊美志士勇士之言。曰。今日何日。清整乃吾死所也。竟以忠義與死。紹興初。胡

安國論時政。乞加追獎。詔贈諫議大夫。殊表節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繼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過從。孫復石介李觀王安石。無常師。在太學時。與程正叔並舍。察正叔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及子厚兄弟。孫覺李常皆與之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尊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務自省察。以自進益。其讀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元祐中。為崇政殿說書。

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虜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坐黨謫。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博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仙源夫人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原明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為不可及。後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涪州知州。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鳳翔郿縣。因家焉。子厚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許年十

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干兵。因勸讀中庸。讀而愛之。未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久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子厚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登進士。令云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子厚於朝。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它日見王安石。安石語曰。新政之行。求助於子。何如。對曰。公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說既命校書  
未得謝明州苗振獄起命往治之獄成還朝會第天祺以言得  
罪子厚移疾西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  
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孝每告以知  
禮成性变化氣質之道孝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  
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孝者大蔽也故其孝  
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  
妄辨鬼神其家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  
井田宅里發歛卒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奉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孝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術畧可措之

以復右乞召還旧職訪以治體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祀  
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至旦而卒子厚孝右  
力行為閩中士人宗師稱為橫渠先生橫渠即驢著書號正蒙  
子厚嘗感異夢忽出以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  
殆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其觸類廣之有待孝者又作西銘  
程正叔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子厚初欲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  
頑正叔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從之嘉定中賜謚曰明  
公厚祐初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廣平游氏曰子厚孝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孝明道曰  
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

其言故閔中李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贊子厚像曰早悅孫吳晚遜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絕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

絕李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

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

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熹字仲晦世為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

李者師號齋先生因仕入閩寓建之崇安居建陽仲晦幼穎

悟少長勵志聖賢之學於本子業初不經意紹興中中進士第

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孝宗即位復祠

職上封事及三劄大抵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

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君

對復申言之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

至不敢就自同安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閔貧困不以屬心涵

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及差發遣南康軍事

豪強歛戢里閭安靖奏復白鹿洞書院引進士子與之講論奉

詔條具民間利病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

又在人君正心術以正紀綱後以脩葺荒政民无流殍除直秘

閣入对七事及直徽猷閣辞知台州劾賊吏黨典唐仲舉與時

家有姦賊乞奉祠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

陰詆仲晦者頃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海内李者尊信益衆

宗聖譜 卷四 五

除提點江西刑獄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  
勿言者仲晦曰吾平生所事只此四字可回互而欺君乎及  
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  
與仲晦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无圣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  
之道学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过行  
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故為兩罷之上悟復召受職仲晦投  
匭進封事其畧言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而今日之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本綱紀变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六者是也一正心則大事无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  
就寢亟起秉烛讀之終篇此亦希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即  
位再辭職自轉運改知漳州以礼变俗差知漳州荆湖南路安

撫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首召奏事除  
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太后躬定大策陛下且尽負罪引  
慝之誠致温靖定省之禮轉閣南又進講大孝以平日論著  
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每以所講編次成秩以進上亦  
開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熹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  
勉上進德會孝宗柎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桃僖宣奉太  
祖第一室禘祭則居東向之位者而時相趙汝愚亦雅不以復  
祀僖祖為然仲晦度难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  
四復引程正叔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室不以聞而  
學上知礼者皆是仲晦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  
中用事仲晦憂其害政數以為言在講筵復申言之御

批云。憫卿者舊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竟  
提舉鴻慶宮。慶元初。汝愚亦罷。而大權悉歸侂冑。仲晦自念尚  
帶侍從職名。遂草書萬言。極言姦和蔽王之禍。因以明其冤。詞  
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藁焚  
之。自號遯翁。御史沈繼祖誣仲晦十罪。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仲晦致仕。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門人范  
念德黃榦。拳々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仲晦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  
去國後。侂冑勢益張。鄙夫憮人。何澹劉迎合其意。以學為偽。六  
經語孟為世大禁。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有更名  
他師者。仲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

笑而不答。及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勢成矣。後侂冑誅。詔  
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始膏肓病。且亟。嘗屬仲晦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  
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  
而稟孝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侗老矣。嘗奉  
於羅從彥。從彥嘗奉于楊龜山。仲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  
步往從之。其為孝。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  
則所以成其始終。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  
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孝中庸章句。或問。論語  
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韓文考異。所編次



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孝書宋名臣言行錄家礼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又嘗編次礼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彙仲晦沒朝廷以其大孝語孟中庸立于孝官理宋淳祐初仲晦與周張二程俱從祀孔子廟子三人長塾次塾先卒季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勉齋黃氏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果齋李氏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頌亂礼樂散

亡而莫克正也孔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憲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意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出而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草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胷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朱子門人。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清江劉清之奇其遠器。因命受業。朱子  
榦自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或坐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及張栻亡。朱子與榦書曰。吾道  
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朱子作竹林精  
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  
獨以喪祭二編屬榦。彙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頗  
密有條理。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居官所至。以庠序教  
養為先後。將入見上。在位者恐其直言。群擠之。榦遂歸里。第  
子曰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講論經

理。亶亶不倦。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旋致  
仕。有解經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紹熙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  
建陽從朱子學。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  
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至岳州。教士  
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教授。復往見朱子。朱子嘉之。  
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朱子折衷。諸生畏  
服。朱子謂人曰。燔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  
斯道者。必燔也。朱子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  
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再召再辭。守請為白鹿書  
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即無與比。差江西幹辦。論錢

楮社倉皆中窳。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魚何辭歸。會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服出矣。後真德秀魏了翁李心傳咸薦之。帝不召也。卒謚文定。燔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故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神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朱子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朝廷以薦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

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詆朱子。併及元定。至曰。之為妖。未幾謫道州。州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生謝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而

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至古書奇辭奧義一過目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朱子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上及堊。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朱子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新詳。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子為之序。子淵沉知方。元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寅。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沉字仲默。少亦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亦以屬沉。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友

復者數十年。二書乃成。皆能闡發幽微焉。年僅三十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黃瑞節有言：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云。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子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朱子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故。此于教。它于類。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復往見朱子。陳其所得。時朱子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追思師訓。無書不讀。無物不

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  
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其言仁曰。只是天理生生  
之全体。皆得其旨趣。其語學者如白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  
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得。開拓心胸。大作基址等語。  
咸學者標的。淳性孝友。厚於宗黨。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  
守。而名播天下。世雖不用。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  
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中。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  
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即庠。淳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  
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  
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所著有語孟孝庸口義。右理李大宗

宗聖譜卷之五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二

胡瑗

邵雍

胡安國

附子寅宏

張栻

真德秀

魏華文

黃澤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布衣時與孫明復復石守道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後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鍾律。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湖學

故有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為政。多適於世用者。由講習有素也。解經有要義。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信其師說。敦尚行實。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皇祐中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每講易罷。或引當世之事以證。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其它類是。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

泉按宋名臣言行錄。劉彛從瑗學。為高第。熙寧中嘗對神宗言。國朝取士。不以体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

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体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此乃瑗之實錄。而先儒或謂瑗少著述。遂不得比于濂洛。至我

皇朝洪武末。

楊砥

司行副

建議。斷以程朱之說。

程子欲致瑗與張

賢之堂。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小學倫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

未有過瑗者。宜與張邵並侑。

宣聖廟。大是公論。余因跡其學行。以列於道學之次云。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為燕人。年三十游河南。塋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

共城百原之上。聖苦刻勵。衛人賢之。堯夫嘆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逾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曰。願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放才受易于穆脩。脩受之種。而雍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者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号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為市園宅。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自云生平未嘗作皺眉事。名所居曰安樂。

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脯時酌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出游城中。每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遇主人喜客。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詳述其人可與慕氣象耳。正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其廬。堯夫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諂。通而不汙。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其教人必隨其才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與人言必

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  
 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堯夫之功多也熙寧行新  
 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堯夫門生故友皆貽書訪堯夫堯  
 夫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特  
 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  
 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六元祐中賜謚康節所著書曰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擊壤集自為之序云

張氏嶠曰先生治易詩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  
 帝王霸之道著書十萬餘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  
 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度數察剛柔之形体故經之以元

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  
 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  
 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朱子贊堯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  
 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一陰生于垢是為  
 陰陽消長之理而垢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于  
 復是為天根言邵子獨會陰陽消長之理而復卦居先天圖  
 之下故曰足躡

宋子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  
 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  
 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擿竊微與佛老  
 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汗染此其所見必有



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正叔之友朱長文及  
穎川靳裁之為師紹聖四年進士第廷試發策大要崇復熙豐  
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親擢第三為太學  
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之竟除名靖康初召至京師奏言明  
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宜掃除舊迹乘勢更張  
試除中書舍人多所論奏及劉珣以救李綱坐貶安國封還詞  
頭耿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出知通州高宗紹興初遣使趣  
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入對乞  
以所獻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覆實  
尚志正心養氣自謂雖諸葛復生不能易此論旬日以疾懇求

去不許以左氏傳胡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

諸行 事非空言比左氏繁碎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除侍

讀令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安國奏勝非與

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誤國至此勝非改除侍讀

安石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別命書行安國言臣失職當去

且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推直廢置非所施于

肆逆勝非貪生苟容辱逮君父故云遂卧家不出時有教頤浩指安國為朋黨去

之者頤浩即引勝非為助降旨落職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

不報即解相印去秦檜抗疏張邦昌不可立及此解相印俱勝

非遂相安國竟歸後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未行諫官陳

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言自頤兄弟始發明孔孟之道。又言二程邵張皆以道德名世。乞加封爵。載在祀典。及校正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交章論之。知永州卒。謚文定。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風度疑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以來。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

焯為稱首。謝良佐嘗言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所著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于世。

子寅宏附。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

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除校書郎。受學楊時。時齋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不書議狀。建炎中。張浚薦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言。替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宇。喪生靈者。不可勝罪。今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劾去虛文。諸所論極切直。頤浩惡之。既而時議遣使雲中。寅奏請罷使命。與浚異。乞便郡就養。及秦檜當國。遂歸衡州。寅志節豪邁。初擢第時。張邦昌為中書侍郎。欲

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州州後即日就道。在謫所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論語詳說。斐然集其文多根著義理云。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言治天下有本。曰仁。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在廷之臣不能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敬。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宏初以蔭補承務郎。不調。秦桧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與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勵。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耳。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辭。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云。

朱子曰。文定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擬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致堂嘗畏五峯議論精確。五峯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管見。以今觀之。如論語解。管見中。雖有

粗處亦多明白平正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說得無着落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忠孝仁義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屬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開府治戎栻以少年綜畫幕府遣入奏軍事因進言陛下上念宗社讐耻下閔生民塗炭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功可成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及浚沒葬畢以劉珙薦除知嚴州召為吏部侍郎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遣使往責陵寢栻見上上問之對曰正使

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因出奏疏讀之大畧以為今日宜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上為歎息褒諭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畏敬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毋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嘗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係知閣門事張說允文慙憤不堪除養書樞密院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上復念之詔除舊職歷知江寧江陵咸蚤夜孜孜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於是天

子益知杖可大用而惡杖者忌之亦愈力尋以病請去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杖之教人必使先察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惡而絕之所至毀淫祠前後以百數所著有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而論語說最後出朱子贊南軒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而同時措舉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養氣之措舉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哉

又曰敬夫天資明敏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真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自忠良之上斥而正論不聞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遷起居舍人奏自樞姦擅政朱熹呂祖儉斥逐而呂祖泰之貶臺臣且出力擠之更化初羣賢稍自奮者皆不容于朝如傅伯成蔡幼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由亦有不肯為官之人遂力請去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

聽至公之諭不可忽。理宗即位，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植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雪川之變，理宗子也。彌遠及謀也。潘王起也。非濟即本志。擬既瑛願討。論雍熙追封秦即故事。秦王廷。斟酌行之。且言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又言乞收人心四事。頃因經筵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所進多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王堅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罷祠。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可也。彌遠卒，自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太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

酒色娛玩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尋卒。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初上之親政也，赫然獨斷，而鄭清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直德秀、魏了翁、崔典之等，時號小元祐。而杜範方攻清之洛師誤國，德秀奏言代為庸醫受責，識者是之。泉按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而衍義一書尤後世君人之軌範。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大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行于世。魏革父字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

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出及史彌遠用事力辭不至  
築室白鶴山下山在嘉州後乘白鶴漢胡安暇從以所聞於輔廣  
李燾者授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州轉運判官上疏  
乞與周惇頤程頤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  
合朝廷從之至是理宗即位以起居舍人改起居郎樞工部侍  
郎不為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外乃出知常德府有劾了翁欺世  
盜名朋邪謗國者奪兩秩靖州居住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  
不遠千里負笈從學凡著九經要義取九經注疏而正之百卷  
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

泉按虞邵濬有說大畧以為自朱子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  
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

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華父乃奮然倡其說於摧廢  
之餘故其立朝惇惇以四君子易名為請于以尊其統而接  
其傳其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  
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克極於天地  
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大節不以夷險少變而立言垂世又  
足以作新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  
勵好為苦思旁通史志詩文積數年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  
顏淵仰高鑽望論以自勉家無一畝之殖授徒為養悉取六經  
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初行省  
院山長起澤自是屢悟聖經隱賸之義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

聖人德容之盛。上達于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年六十餘。嘗至絕食。澤暝目端居。涵泳優游。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戚。故其於經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凡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之謗。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然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故其書不大傳。時惟臨川吳澄辯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為知澤焉。

泉按黃楚望寤寐不忘孔子。而欲明聖人之心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乃以其近代理明義精之學。周程張朱用漢儒博

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歟。此句吳澄而惜其書不傳。當時遂無能知楚望者。亦澄即今在唐荆川氏。猶廁之於經儒之列。夫楚望精思勵行。余不能具論。跡其於周易春秋二經。直欲明聖人精神心術所存。而盡得其不傳之旨。可徒以疏註經儒目之哉。故余以以於理學正派。嗚呼。論元儒者。知有許吳。微余幾失楚望矣。其理學二及出許吳上者以右理學正脉



宗聖譜卷之六

古吳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理學三

董仲舒 王通

韓愈

葉適謙附呂祖謙附

陸九淵附陳亮

陳傅良

許衡

吳澄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三冊之所對多醇正近理之言下見嶺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也。先是高陵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彙未上。主夫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泉按班史贊言仲舒潛心大業。令後世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是矣。而乃又以劉向稱仲舒王佐才為未然。夫以漢承

秦滅學之餘。而有一仲舒起而推明孔氏。罷黜百家。且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其衛道之功。當繼孟氏後。以為未及游夏。過西山真氏。乃有宋大儒也。亦謂仲舒勉彊學問。行道之言。及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二條最有功于學著。其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尤知厥本原。而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亦有補於世。此可謂公論矣。即或以為流于災異之術。而未窺大道之全。然余謂秦漢間一人而已。災異之術。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

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顏師古曰。如開南門。禁卒火。閉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隋開皇四年。通生十歲矣。父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有憂色。曰。夫子之歎。蓋憂

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陰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比長。陰語通曰。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通於是。有四方之志。受書學詩。問禮正樂考易。無常師。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中。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竄。知謀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有時異事變。考志垂願遠之語。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帝崩。大業初。又徵之。復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居河汾。教授門人自遠而至。如河南董常。京兆杜

淹。趙郡李清。河東薛收。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咸稱師比。面它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後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及江都難作。通有疾。輔曠歸。稱孔子之歿。七日而終。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二子曰。福郊。少曰福時。

泉按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洋洋乎儵矣。然皆鬱而不傳。或亦以為淹抑之也。今所傳者中說。先儒多不滿之。然紫陽夫子論荀揚之學。以為不如仲淹之學。頗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實。至以較退之。又曰。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亦未若仲淹之

致懷惻而有條理。且謂仲淹於道之未嘗亡者。深有意焉。蓋未始以其續經之好名欲速而遂少之也。夫自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陵夷至於大朝。及隋馳騁煩言以紊彙叙。詭譎成俗而不知變矣。仲淹有志於振皇綱。崇聖教。可不謂中流砥柱乎。昔人序中說有曰。文中子聖人之脩者也。孟軻之徒欤。非諸子流矣。泉以為即不能繼孟氏。董仲舒而後。振起斯文者。舍仲淹吾誰與歸。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生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累遷至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唐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元和初。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及裴度宣慰

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上表諫迎佛骨。帝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救之。貶為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奧。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酷排釋氏。諸史百家。皆搜扶無隱。汗瀾卓卓。齋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惜當世。遂大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監。終而翕然。隨以定。其自敘言於業勤於儒勞於文闕其中而肆其外。蓋實錄云。

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玉政不綱。文弊質窮。龜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需術。以興典憲。薰濃溼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阮以樸。刻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辨雜卹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以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訛笑。哈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

撥衰友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董王韓總評

泉按先儒論董王韓三子。是非相半。其大醇處大畧已見於右。其小疵處。於仲舒則或謂其言命性情。似不識性善模樣。終是見道不分明。誅子至或流於災異之術。慎誦於仲淹則或謂其續經僭繆。元經帝魏尤可疑。中說一書。好自夸大。誅子於退之。或言原道篇首言博愛之謂仁。說得用又遺了體。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全未知孔子謝朝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伯莫之詞。所以處儒死生之際者。無以服異學之心。殫誅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

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曠義故求樂中儒臣編性理大全。三子不得列於諸儒。而以廁諸子。至與老莊前場為伍。近唐荆川氏左編。猶率是見。次董王於雜儒。次韓於文儒。使不得與理學臆見準。先朝臣寮建白。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王通宜與董韓並從祀孔子。因咸進之於理學。蓋仲舒推明孔氏于嬴秦滅學之後。仲淹竊立師道于魏晉佛老之餘。退之推尊孟氏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祇排佛老不遺餘力。皆所謂扶持正道不雜異學者也。其別為一卷。而次之於後者。終訕于諸儒之論耳。然則三子雖不得為理學之正脉。將不得為理學之羽翼耶。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濔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嘗因輪對奏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沿習牽制非一時。言甚切至。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檢討官。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晦庵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姦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名。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是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文致言語。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立。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朝事廢。適見上力言。帝兩請重華。都人摧悅。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變且不測。適告留正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即位。中外晏然。凡表奏皆適。

與趙汝愚裁定汝愚之貶適亦降兩官後召入對言千寧宗欲  
 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蓋以偽學之名貶竄各士  
 殆盡故奏及此帝嘉納之及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  
 聽諸軍皆敗金兵大入適謀劫營解和州圍又所遣將所向皆  
 捷金遁去遂制置江淮上堡塢之議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  
 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卒謚忠定

泉按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跡所建置亦不克酬姑無  
 論然自侂胄用事密相付授以道學為大罪遂使賢士知名  
 者貶竄殆盡乃適一言於孝宗再言於寧宗至以摧折暴橫  
 以扶善類銷磨偏黨以合人才為說是後禁網漸解而賢士  
 始有生氣吾道賴以不蝕故次之理學羽翼云 右理學羽翼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  
 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胡憲等游既又友敬夫  
 晦庵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丁內  
 艱居招明山四方之士爭趨之召為博士輪對勉孝宗留意聖  
 學且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凡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  
 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  
 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  
 服其精鑑以修撰李肅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面對言治道上  
 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又言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  
 請視歸嘗承旨銓擇聖宋文海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

百五十卷。上賜名皇朝文鑑。孝宗以為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官至國史院編脩。卒謚曰成。祖謙學以闕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悻。急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憤。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鍊珠初意。敬起自春秋。接于五代。後僅及漢武征和三年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而止因疾未及成。弟祖儉。受業祖謙如諸生。寧宗即位。以籍田令除太府寺丞。時韓侂胄寢用事。正言李泳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上書。訴汝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

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然實不出上意也。它日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得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祖儉之謫也。朱子與書曰。喜坐視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儵。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朱子曰。伯恭之學。宗太史公。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又曰。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但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巧處。皆



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它有此意。又曰。伯恭少儀外傳。多理會憤碎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想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薛臣黼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陸九淵字子靜。自三四歲時。嘗侍父賀行。遇事物必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

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以至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像妹史登輒道八年進士第。至行都。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淳熙二年。與朱子呂伯恭會鵝湖。兄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辨。及至鵝湖。朱子數十折議論來。九淵悉破其說。祖謙甚有虚心相聽之意。其為此會。蓋慮陸與朱議論異

同歆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論及教人。朱欲令赴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九淵更欲與朱子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朱子為南康守。九淵往訪。朱子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喻義喻利一章。朱子跋講義云。懇到明白。竊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庶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以識不忘。後以薦為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智勇士與議恢復。因輪對陳五論。章稱善。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歸。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學者稱為象山先生。續有龍虎崗形門人嘗問其學所受。曰。因

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子辯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者。朱子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未可輕議也。九淵亦云。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光宗即位。知荆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効。自知終期。更衣端坐而頤。謚文安。九淵之兄九齡。字子壽。兄弟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九齡繼其父志。脩明禮樂。許忻告以當代文獻。益大肆力於學。晚歲與張栻相期。以垂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



為京邑之美已也。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考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拜官未至一夕卒。葉適請補二子官。非故典也。後謚文毅。

泉按同父之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言研窮義理。辨析古今。積累涵養。睥面盎背。於諸儒誠有愧焉。此指朱也。至於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時朱子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父既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祖謙講學金華。亮間往。極論至夜分。祖謙嘆異之。亮亦頗慰意焉。若朱子之不滿。固自有意。嘗

告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得也。羅氏謂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云。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派。遂擅當世。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眾。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歷官在外四十年。始除吏部員外郎。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歸此宦以有因輪對為光宗言。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且言內外一体。則民力可寬。上從容嘉納。令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光宗心疾。重明節。不朝重華宮。傳良反

覆諭之。又上疏切諫。帝將從之。過宮出至御屏。李愬帝曰。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官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之。明年削秩罷。嘉泰中復起。卒。謚文節。

泉按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極而後止。所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呂祖謙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至其實究治體。常本原祖宗德意。而欲復成周之所以為盛。所謂有用之學者。非耶。然觀其引裾哭庭之態。似於涵養少疎。蓋亦同父

之儔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逃亂岨岨山。得易王輔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亂且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在衛輝府。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後為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中。召至京師。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為君難教養新法。令五事。後歸

懷復召對。命定朝儀官制。及論列中書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數事。不報。因請罷。未幾。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氣朔漸差。衡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加密。口授時曆。卒之日。大雷電。風拔木。謚文正。詔祀孔子廟庭。

泉按衡之學。一以朱子為師。窮理反躬。始而刑其家中。而及之人。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建元以來。十被詔旨。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故當時王磐翰林氣槩一也。少

所與可。而獨見衡以為先生神明也。其後歐陽圭齋。至謂衡學。体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有濂洛諸君子所未發者。定非虛論。而議者或不滿之。蓋咎其仕元也。然則衡所稱綱常二字。豈亦未之孰講耶。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五歲。日受數千餘言。既長。通經傳。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起澄。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至大初。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

以次授業。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泰定初。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昭穆議。一據古制。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澄移病不出。賜宴。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請加褒異。從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亶亶。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也。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

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為校定皇極經世書。校正老莊等書。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過而署之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卒謚文正。

泉按。幼清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又嘗撰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僅僅取董韓胡孫。而謂其未嘗用力於德性。又慨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陋北溪之陳。雙峯之說。不免入於俗學。議者遂以幼清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而校正老莊等書。亦或入於雜。所以起黜祀之

議與証德初祭酒謝鐸建故罷從祀孔廟

右理學支裔

宗聖譜卷之二

經儒譜

古是常熟後學

嶧山鄒 泉子靜甫編次  
見東徐振德教之甫校正

論者言六經精義。消于漢儒之臆說。讀者眩于疑似。無所折衷。六經反因之以晦。彼徒謂失其旨而為是。曠厥之辭耳。鄭次祭言漢儒窮經而經絕亦足此意綜其實不然。夫秦燔經籍。漸漸始盡。漢儒乘武帝崇獎六經。一以仲尼為師。一時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端并帶而說經義。轉相傳祖。甚者累數十代。治一經不它涉。其非師說者。與衆攻之。不白不止。即以訓詁註疏為能。往往剽其外邪。而昧其中局。然藉是以延



及於有宋。諸大儒盡取其說而考證之。會通之。以求聖人微義之所在。然後六經始大明。如日中天矣。然則漢儒之功可少哉。其博覽旁通。若馬融鄭玄之儔。於五經兼有所發明。亦皆可紀。次經傳譜第六。而附以六經始末。以補格要經籍之闕云。

易

商瞿。田何。丁寬。田王孫。施讐。孟喜。梁丘賀。焦延壽。京房。高相。費直。

商瞿子木。魯人也。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燔詩書。易以卜筮存。漢興。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維陽田王孫。及丁寬。○丁寬。梁人也。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讐。沛人也。為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府。薦之。詔拜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孟喜。東海蘭陵人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舉。得易家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獨傳。舉孝廉。為郎。博士缺。眾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梁丘賀。瑯琊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以筮有應。近幸。官至少府。○焦延壽。梁人。字贛。治易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受易焦延壽。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惟京氏為異。當房以明災異。得萃卦。氣用六日七分。占事知來。繇是易有京氏之學。京房為石顯所蔽。見諫。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劉向校易。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興而京氏遂衰。然費氏初不列於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宋儒云。今所傳即費氏易也。○高相沛人。治易與費同時。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相以授子康。繇是有高氏學。亦未嘗立於學官。自費氏興而高氏亦衰。

泉按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梁丘施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其後魏王弼註上下經。晉韓康伯註繫辭。說卦序卦。唐孔穎

達為正義。宋陳搏種放范詞昌王昭素劉長民之徒。皆明易有者。然晁氏嘗言之。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于王弼。則他可知已。惟伊川易傳晦庵本義為得之。易傳主於義理。本義主於卜筮。馬端臨有言。易之象數卜筮。皆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意迪從吉云者。又未嘗不一出于義理。平時本諸茂履。則現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何必岐而二之哉。知此說者。可以合稻朱之易矣。

附周易始末

泉按自河出圖伏羲始書八卦。其後重而為六十四。諸說不一。謂伏義也。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山言如

卦。內藏已重卦。

伏義也。

及乎三代。

是為三易。

夏曰連山。

山言如

卦。內藏已重卦。

伏義也。

此卦始傳 不商曰歸藏。此言萬物皆得藏于周文王作卦辭謂  
絕卦始傳 之周易周公作文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繫雜  
卦上象繫辭各十翼 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而  
 為之傳。即十翼也。彖象文言皆在六爻經辭之後。乃孔子自  
 卑退不敢干乱正經也。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  
覲西漢儒林 鄭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而王弼又以文言附  
于乾坤二卦 考索云。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  
 之傳。然史迁刘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者。刘知幾知其偽云。  
 書。

伏生。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漢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勇

九十餘不能應召。詔臯錯往受業。初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

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

或言伏生 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

生。○歐陽生。千乘人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子

屯。傳之至魯孫地餘。為博士。論石渠。隋經籍志 謂之尚書

歐陽之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

族子始昌。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徵為博士。與謀廢立。後坐議詔出毀先帝不道。下獄。繫械櫛會

赦出。頃復長信少府。迁太子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金。○建勝

之從父子也。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

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非餅說。自顯門名

經為議即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

泉按自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征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矣。至東晉梅賾始得孔安國之傳。奏之。而又缺。舜典一篇。齊姚興方得其書。奏上。始列國學。右林葉氏又言。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攷經傳。採摘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矣。葉氏然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未易言也。故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而集

傳則以屬蔡沈。沈於是書亦自謂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說不加識別。誠慎之也。故遂為

聖世博用之書云。

附尚書始末。

泉按藝文志。漢孔子刪書凡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

授得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為二十九篇。

武帝時孔壁之書既出。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孔惠所藏書。皆科斗文字。時人

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

其文以隸書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書成。遭巫蠱不出。漢儒

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偽書。為古文尚書。至晉然後真古文漸

出隋開皇中得舜典然後書始備孔氏書之出也皆有隸書  
至唐天寶間詔衛銜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  
所定之本也一云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伏生書寫以漢世文  
字號今文尚書

詩傳

韓申公。常寶。王式。

韓轅固。后蒼。翼奉。匡衡始未見

韓嬰。薛漢。杜撫。

毛亨。萇。徐敖。謝曼卿。衛宏。

申公魯人也漢高祖時與楚元主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元  
王薨子則嗣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

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謝各授弟子詩王臧趙綰皆從受業

後綰臧咸事武帝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

公迎之見上以力行對武帝默然而竇太后復不悅儒術得綰

臧之過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

時申公為數年卒弟子多顯○常寶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

生傳子女成論石渠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常氏學○王式

東平人為呂邑王師昌邑嗣昭帝立以淫亂廢式當死對云以

三百篇諫得減死論其後薛廣德龔勝皆以治魯詩著○轅固

齊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於上前與黃生爭論湯武誅桀紂而

立為受命黃生以命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韞韞

命不韞韞受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假固利兵刺殺  
 彘。太后亡以復臯。上以固薦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或曰固老罷歸之。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  
 子也。○肩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聞五  
 除之要。也。推。啣。啣。終。始。天。保。也。酒。所。得。也。失。教。天。心。也。言。王。道。  
 之安。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  
 策甲科。蕭望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最稱深美。○韓嬰。燕人  
 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武帝特  
 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韓詩所存。惟外傳多雜說。不專解詩。○趙子辛。韓生授。蔡誼。誼

授食子公與王吉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薛漢亦在習韓  
 詩。父子以章句著。各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其徒杜撫定韓詩  
 童句。學者傳之。曰杜君法。○毛公。趙人也。初孔子以詩授卜商。

商為之序。阮。以。為。衛。敬。仲。所。作。韓。退。之。以。為。出。于。漢。儒。以。授  
 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荀卿

授毛亨。亨作訓傳。以授毛萇。由二毛所傳。故曰毛詩。其書貫串  
 先秦古書。盛行于世。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魯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後漢有九江謝  
 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  
 之旨。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笺。○據上則亨

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矣。按陳氏云。後漢儒林傳。衛毛萇傳詩。

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詒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大毛公小毛公當辨之

泉按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以魯齊韓三家觀之如關雎正風之始也而咸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其說多戾而韓詩為甚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靈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徵詞三挑之以是說漢廣游女之章其悖緣極矣它亦無足言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晉韓詩雖有存無傳之者唯毛傳鄭箋孤行浚議王應麟撰詩攷自序大畧言諸儒說詩未有參攷諸家者獨朱公集傳謂韓詩闕意豈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坐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

氏傳柳戒吳天成命則取國語陟降疾止則取漢書註賓之初筵彼咀者岐則取韓詩禹敷下土方則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諒哉王氏之言也故為今世所宗云附詩始末

泉按藝文志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燕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述作序焉作序之說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採穆契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入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秦漢之際亡其六魚豈詩起於申公而盛于蕭賢齊詩起于

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三家並立學官。毛詩最後出。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其後馬融之徒。現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寢微矣。  
春秋傳。

公羊春秋。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何休。王接。

穀梁春秋。瑕丘江公。榮廣。尹更始。范甯。

左氏春秋。虞卿。賈獲。劉歆。賈逵。鄭眾。杜預。

公羊子名高。齊人也。受經于子夏。所傳春秋者非一。高傳其子平。又三傳至壽。乃與弟子胡毋生著以竹帛。○胡毋生者。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著何舒同業。○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而頗推較于都。稱其德。

子都年老歸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仲舒弟子則褚大。羸公。呂步舒。惟羸公守李。不失師法。以授眭孟。孟坐說災異誅。○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身頗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最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李。彭祖廉直不爭權貴。官至太傅。○何安樂。魯國薛人。眭孟弟子。官至齊郡太守丞。為仇家所殺。○何休。桓帝時人。坐陳蕃之敗。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後有王接者。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体乖繆。且志通公羊。而徃徃還為公羊疾病。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



義。○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也。一名赤，亦授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荀卿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之後浸微。惟魯宗廟蓋得其傳，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孝者，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問丞相韋賢等言：穀梁本魯孝公羊，乃齊孝也，宜與穀梁。及上聞蔡千秋說，千秋初從復善之，以為郎中。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孝大盛。○更始，本事蔡千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為章句，傳子咸。其後胡常、申章、昌房、鳳皆治穀梁春秋，謂之尹胡申章房氏之孝。○范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當，為世所重。甯在晉簡文帝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起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糾紂，乃著論大旨，以為自喪之黨小，迷眾之愆大也。孝武帝雅好孝，甚見親愛，後被讒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太設庠序，課讀孝生五經，又起孝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表言：甯肆其奢濁，所為狼籍，抵罪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孝，終年不輟。○左氏名丘明，魯人也，為魯太史。伊川曰：古之閏人也。據考索，蓋未子丘本伊川註也。丘明受經于仲尼，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又二傳授虞卿。卿作撮抄授荀卿，卿授前漢張蒼。其後賈誼、尹咸、張敞、賈護、劉歆及後漢鄭元、鄭眾、馬達、馬融、服虔之徒，各為訓詁。然言左氏者，率本之賈護、劉歆。歆傳賈徽。○徽子達，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建初初，詔達入講白虎觀，帝嘉

達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具條奏之帝稱善令達  
自選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鄭衆從父與受左氏春秋仕至  
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嘗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魏世則董遇  
王肅為之註然其間有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者惟晉世杜預  
專取丘明之傳以釋經義後世疏家則劉光伯實為翹楚矣

泉按漢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故春秋分為五誌止然丘  
明論本事而作傳及後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邾之傳  
四家之中鄒氏无師邾氏未有書无論已三傳則自胡毋生  
之徒出而公羊與申公蔡千秋之季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  
亦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孝官初立博士惟公羊宣帝  
時後立穀梁光武時以  
陳元言左氏明漢  
躬後卒立博士然三家異論接迹而出嗜公穀者則指左

氏之疵謬如范升  
是也喜左氏者則訛公穀之踳駁如陳元賈  
是也是非互有所私綜其實則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  
莫精于穀梁此三家之長也左氏之失誣公羊之失亂如勝  
安許  
稱也人穀梁之失鑿謂曲生條例也公穀之失俗考武夷此  
錄得之與相背序失短失俗不問三家之失也若昔人論左氏別有三長公穀別有五短又不  
可不知然今世所宗者胡文定春秋傳耳其自叙以為奉承  
詔旨述所聞為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  
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繼世之  
志小有補云嗚呼斯言可謂覈論矣

附春秋始末

泉按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  
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  
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史記，據行事，仍  
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  
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興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誌止。然春秋有古經，而夫子所修之春秋，  
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三傳中取由  
經文名之曰正經耳。而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蓋三子各  
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朱子語錄嘗言及孔子作春秋，當時  
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

然劉子駿有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  
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然則左氏固非二傳  
比歟。

禮傳

周禮。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鄭玄。詳見五

儀禮。黃慶。李孟慈。賈公彥。

禮記。高堂生。徐生。后蒼。戴德。戴聖。曹褒。

劉歆向之子也。漢成帝時人。初武帝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得

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致工記以補其闕。

獻之五家之儒。高堂生。滿奮。孟喜。戴聖。后蒼。戴德。莫得見焉。至成帝時，歆校理秘

書，始得周禮為之序列，著于錄畧，群儒多排棄之。諱歆，故

禮者此。所歌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述。王莽時。奏立博士以行於世云。○杜子春。河南緱氏人也。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能通其讀。識其義。鄭眾。鄭興。賈逵。皆受業焉。子春與逵。眾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後鄭康成。又作禮註。參引三子之義。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盛行。○黃慶。齊時人。李子孟。起隋時人。各為儀禮章疏。慶舉大畧。小經註疏。漏抵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二家之疏。互有修短。而時之所尚。李先于黃。○唐賈公彥。洛州人。刪二疏為儀禮註疏五十卷。發揮鄭學。最為詳明。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高堂生。魯人也。漢初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鑽。索。註。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行禮于曲臺。后蒼為授梁戴德。及德兄

子聖。沛。慶普。普為東平太守。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守。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因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後三家皆立博士。然戴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而子為賊徒。盜贖。繇為時論少之。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哀。撰漢禮。

泉按周禮之出也。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惟康成博覽獨知聖法。故能答林之問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按儀禮十七篇。鄭氏註。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昔韓文公嘗苦

儀禮難讀。且言行於今者蓋寡。因掇其大要。奇辭舉首著于篇。而朱晦翁語錄亦言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蓋儀禮之疏自昔難之矣。若公彥所撰。庶幾近之。○按禮記唐孔穎達為正義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王肅鄭同經而異註。及晉宋周隋以來。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唯皇甫侃熊安生見于世。然皇甫為勝。而朱子則曰鄭註自好。觀孔朱之言。必有所取矣。余於皇甫之疏。不知其說。乃王肅之議禮。必反鄭玄。何也。

附三禮始末。

泉按禮書自遭秦火。缺壞為甚。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河間獻王又得古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出鄭氏六藝論經典釋文至

劉歆歆日。考校經籍。因而第之。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漢末馬融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也。高堂生所傳。即今之儀禮也。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註者是已。其初蓋三千餘條。後多亡失。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耳。三禮正義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館閣書目云。成王作洛邑。周

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若後世所謂六官者耳禮經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此與正義說不同疑亦有所本也自有三禮合寃之科皆以周禮儀禮禮記取士至王安石始罷春秋并及三禮厥後朱子嘗建議於朝欲修儀禮經傳通解言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于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黃勉齋嘗足成其書而未行若有待焉今

皇朝以五經取士甚盛典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疏傳各有所宗無容置喙矣獨禮經未及是正有能建白朱子之議合儀禮

禮記為一經而又刪剔漢儒附益之言討討陳澠雜引之說亦

聖世同文之感事乎  
五經諸儒

馬融

鄭玄

王肅

孔穎達

馬融扶風人也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選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徵於鄧氏騰不敢復請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

直所羞

泉按融在漢元初間嘗上廣成頌以諷諫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自劾歸太后怒謂融羞薄禁錮之至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後遂變節夫融始馬辭命鄧氏後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背之軀終以奢樂成性黨附成讒固知識能匡諫者鮮矣後參昔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三年不得見後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

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不得已應何進辟一宿逃去國相孔融深敬玄疑廢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時之意也且言公者仁德之正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谷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泉按鄭康成質于辭訓通人頗說其繁又言玄註書如五子之歌則曰避乱于洛汭于胤征則曰臣名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篇等具在而云亡是不見古文如毛詩箋不諫而入以為

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維人之官其失不可悉數。嗚呼。黨禁之起。善類鮮存。而玄杜門以修經業。多所發明。號稱純儒。為齊魯所宗。如玄者可盡言之矣。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魏黃初間遷太常。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肅以為有棄甲之變。其後東闕之敗。果驗其言。毋丘儉反。肅語景王急往禦衛。使不得前。遂破儉。初肅喜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礼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所著書夏十餘篇。泉按王肅之遷太常也。時大將曹爽專權。任用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頭之屬。

復稱說邪。爽聞之。遂以戒。何晏等則肅曰。有矯矯風節。非獨經生也。然以不好鄭氏之故。因孫叔然徒玄之。不就秘書。且之徵。而乃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蓋不免蔽於私歟。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也。八歲就學。及長。明伏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揚玄感家。得免。唐太宗平隋。授文學館學士。數以忠言進。帝嘉之。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帝幸太學。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後致仕。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求微中。復詔儒臣考正增損。書



始布。穎達及子志。志子惠元。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泉按穎達之正義。信有功於聖經。然乃博士馬嘉運。揭其疵。蓋病其解釋也。然穎達之病。不專在解釋。正在引識。識之書。以亂經耳。蓋識。識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恠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釋經。是不信經而信識。識也。或者遂疑之。孔安國之傳。以為所得固多。而失聖人之意者亦不少。復謂亂經出安國下。嗟乎。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昔人言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豈虛美哉。

### 儒拾遺

橋庇。字子庸。魯人也。受易于商瞿。以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慶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而下。以至骨自。各已具前譜。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授同縣鄭寬中。寬中疾卒。谷永上疏。有頌子之美。質包商優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渺論之語。由是小夏侯有鄭張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受書。元帝即位。擢光祿勳。授弟子牟卿。許商。商善為算。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馮重。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音。欽。幼卿。為文學。魁。利。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

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曾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孔安國父延年仲尼十二代孫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隸書

存古文謂之古文尚書用以起其家為武帝博士逸書獨十餘

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末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時

授都尉朝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在所傳百兩篇者出張霸偽書

非安國所傳也仕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毅紀

上難續于孔聖後云右西漢人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禮平帝時受施

氏易于沛人數寘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續比魏王莽在教

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朽葉為

俎豆

悉禮廢為

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射則菟首

光武除為江

陵令後為弘農太守嘗有反風滅火江陵虎比渡河

異蓋德政致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

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政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

狀鴛于義時帝婚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声名而請與交友

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

戴馮字次仲汝南平江人習京氏易年十歲即舉明經拜郎中

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馮獨立光武問其意馮對曰博士說

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

儒難說憑各所解說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正旦朝

宗聖諸  
質百僚異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棄比  
席以益通者。馮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吉  
戴侍中。

孔僖。孔子之裔也。世傳古文尚書。肅宗朝為蘭臺令史。帝東巡  
狩。還過魯。華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  
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  
不尊師貴道。今陛下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亟。  
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拜臨晉令。崔駰以易林筮之。勅林僖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  
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

徐邈。東莞姑臧人。少時下帷讀書。不遊城邑。及晉孝武始覽。舉  
籍。招延文李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卒。以庶選補中書  
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李者  
宗之後。掌綸詔。嘗詣東府。衆賓沉湎。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曰。  
君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  
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少尚隱遁。好李。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  
于豫章。太守殷羨見。雪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  
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曰。君博學通綜。  
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  
以來。在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

易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學。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右晉人。

顏師古。見史記

蓋文遠。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劉焯。劉執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遠依經辯卒。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卒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正觀中。歷著作。即弘文館。李士。太宗欲知前在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

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明恭詩。建武中。除劄令。以惠政公。應聞。遷常山守。敷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間。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恭父黠。治書。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建武初。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為班固所重。固奏記薦於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嘗讀左氏傳。樂其文采。

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在陳元范升之志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識不據理体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後在竹之嘗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著賦碑諫書記連珠九憤九十餘篇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少府上書薦之略曰昔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師貴學惜失賢也奏書詔即徵還右東漢人

右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益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書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贍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試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有先王立為中制仁財使情文兩盡之語當在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馬懷素字惟白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為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玄宗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句校秘書時文籍盈漫

懷素是白頭下紫微黃明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黜今曰急務  
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然懷素不善  
著述未能有所緒別也

孔若思山陰人以博學聞有遺以褚無量書納卷其人曰是書  
貴千金何取之廉荅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  
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  
宗初桓彥範等當國以若思多識今古凡大政必咨質之而後  
行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通故訓及進士第嘗謂狄仁傑曰下  
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  
以防疾亦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  
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  
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遷弘文館學士玄宗自注孝經  
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又當承帝命與諸儒集議作類禮疏將  
立之學後帝然張說所建言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辨名  
曰釋疑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淹貫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善為春秋考  
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  
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史氏有  
論言令後生穿鑿論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君唐人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樵悴。鬚髮皓白。年五十不娶。故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固辭。迪曰。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復曰。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後為兩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復講說多異。先儒罷之。曾任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趙驥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復既病。韓琦言于仁宗。選書吏給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為舉子時。寓于南都。固窮苦學。去無比者。進士及第。官至直講。慶曆中。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衍章得象。吳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匪斯晚。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因求出通判濮州。復遇事多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由是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去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復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介深疾楊億。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

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云。

右宋人。

趙汝始就外傳時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竟所疑漸釋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集春秋師說蓋始于此後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八卦卦辭大義自是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置又如臨川見學士虞集集嘗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義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汝識其意即具對劉侍讀有功聖經及奉朱子去短就長之說虞大善之授館于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焉後歸故山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惜于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而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矣當汝避地古朗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收病隱約而置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云。

右元人。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書' (Shu) and '印' (In), indicating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very light stamp.

